

咱爹咱娘

ZAN DIE ZAN NIANG

五洲传播出版社

焦波
编

咱爹咱娘

ZAN DIE ZAN NIANG

焦波

编

五洲
传
播
出
版
社

KB E29 / 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咱爹咱娘 / 焦波编.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2.4

ISBN 7 - 5085 - 0026 - 1

I. 咱...

II. 焦...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中路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HTTP://WWW.CICC.ORG.CN

*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889 × 1194 毫米 32 开 9 印张 20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咱爹咱娘不容易

(代序)

梁晓声

焦波要编书了。

不，焦波已编齐了一部书稿，期待着我为之写序，便开印。我细读了几十篇文章中的每一篇，感受多多，怀着虔诚之心为这一部《咱爹咱娘》写序。

焦波原是报界一位摄影记者。二十余年间，他用他的摄影机，为他的父母拍下了许许多多的照片。大约于前年，汇成了一部影集，题曰《俺爹俺娘》。那些照片，还以同题举办过多次摄影展。那是中国摄影史上，也可以说是世界摄影史上，很特殊的一件事，很特殊的一种现象，引起国内国外，业内业外极大关注，也使许多参观者感动异常，唏嘘落泪。焦波的摄影集，也是我写的序。他为他老父老母拍的那些照片，也曾深深感动过我。由此我们成为朋友。

在当下的时代，照相已是很寻常之事。我认识这样一些年轻父母，孩子出生前，他们已为孩子备了几册华丽的影集。从小家伙自医院抱回家那一天起，便为孩子们拍纪念照：“百日”自然是要纪念的；周岁自然更是要纪念的；会叫爸爸妈妈了也不可纪念；会走路了，会握着笔胡乱涂鸦了，会写第一个字了，会唱第一首歌

了……如此一路纪念下来，到了孩子上小学，照片已将几大册相集贴得无一空页了。

这些年轻的父母，其实是要为他们的下一代用影集的方式“立传”。经济条件好的，甚而专为孩子买数码相机、家庭摄像机，将孩子的小模小样，一笑一啼，录在影带上，制在光盘上……

但是有哪一个儿子或女儿，凡二十年间，利用一切和父母在一起的时机，用无数胶卷，将父母从六十来岁至八十余岁的苍老过程一一记录了下来呢？在早年间，焦波不太可能如此表现对父母的这种孝心。因为那时他尚未见过一台照相机，哪怕是当年定价110元多点的国产“海鸥牌”。

焦波的孝心，真是别样的孝心啊。

而他之所以产生编《咱爹咱娘》这一本书的想法，乃是对别的儿子和女儿们的孝心一种别样的体察。之前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想法——“子欲孝而亲不在”，为人生大憾，为人子心灵的大创痛。我希望为别的儿子女儿们做一件抚平心灵创痛的事，也希望通过别的儿子女儿们的笔，写出中国众多父母们的音容笑貌。让儿女们，为中国众多父母们画一组群像……

那么，这一部书稿证明，焦波的希望，是特别令人欣慰地成为现实了。对他的希望之响应，由国内而国外——有美籍华人专程乘机前来北京送稿；有台湾同胞为一篇稿件反复修改并先后传真十余次；有大学教授为响应他的征稿写了十余万回忆母亲的文字……还有一篇与众不同的稿件，使我无法不在此提及，那就是珠砂女士的《一面之缘》。这篇文章不长，二千余字罢了。所记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男友的母亲。他和她都属于婚姻观点上颇反传统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相恋而同居，而这一种关系，使作者与对方的母亲有了一面之缘。老人家千里迢迢赶来看望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老人走时，他们的分手却已成定局……但慈母般的老人却给她

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珠砂的这篇文章，似乎使整部书稿的情感纬线一下子外延了……

这书中的父亲真的是多种多样啊。有工人、农民、小店铺主、乡村教师、军旅画家、干部、村民代表，等等；而这部书的母亲们，从建国初期留过苏的知识分子，到糊火柴盒抚养儿女的普通家庭主妇，从城市妇女到农妇们，千姿百态，一个个在儿女们的笔下跃然纸上。

而满怀深情书写父母的儿女们，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有我的同行刘心武兄、肖复兴兄，还有诗人纪宇，和我很熟悉的八一电影制片长的著名导演翟俊杰，还有记者……当然，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从事各行各业的儿女们。他们中有些人，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执笔写作，也许以后再不会写什么了。他们之写作，完全是受心灵的促使。但是，此书一经问世，我以为，便是普天之下华夏儿女们的共同“财富”了。

套用托翁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语，我最后想说：普天之下父母对儿女的爱都是相同的；儿女们对父母的爱却是各不相同的。

我记得几年前曾读到季羡林和萧乾两位前辈写母亲的文章，其时泪潸潸下。我找到了，建议加入此集。

儿女们，买此书给自己的儿女们看吧。人性是最基本的元素，理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灵的营养。不爱父母者，无论自诩其爱什么，那真诚，在我这儿都是打了折扣的……

2002年3月

北 京

目 录

范春歌

从上甘岭走来的画家001

老 詹

老家的枇杷树009

翟俊杰

床前明月光012

许亚伯

大洋彼岸忆爹娘016

孙贵颂

缝脚025

聂春友

多想陪陪您028

焦 波

五婶娘034

钟际春

平常的一天039



金 言	可爱的老媒婆	044
珠 砂	一面之缘	046
付 兰	酷妈	050
率 率	爸爸，让我们和好吧	053
马艳敏	女儿眼中的老编父亲	056
楼忠苗	爱的割舍	060
任润刚	父亲没有留影	063
张 燕	返璞归真的娘	066
夏立群	深埋心底的爱	068
纪 宇	泪眼凝视中的父亲	071
贾富彬	席梦思	076
王 晖	饺子	078

秀 秀	我的继父	080
杨 军	干娘	082
辛 茜	花生米	086
艾 英	糊火柴盒的母亲	088
肖复兴	后娘	091
季羨林	我的母亲	094
杨瑞霞	长腿“骆驼”	101
钱 懿	送爸爸去西藏	104
齐 征	奶奶骨折后	106
萧 乾	我是妈的命根子	108
夏修兵	村民代表	116
穆 弓	最后的民办教师	118

江云英	老锁	122
风 堂	宽容的一片天	124
朱国勇	品味父亲	126
林海艳	那条鹅卵石铺就的路	128
凡 儿	离婚	131
施晓亮	妈妈当年恋爱时	134
刘心武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138
箫 晓	哎哟，老爸	152
袁养和	石头城下	155
孙友田	老剪刀	158
冯印谱	半句遗言	160
陈网健	我们是一家人	163

赵长乐	兵妈妈	166
姜长青	“坐”享父爱	168
李敬昌	“大金鹿”的故事	170
邵家举	无字家书	172
王 剑	单身老父	175
霍艳丽	爹是爹来娘是娘	178
詹平相	懂你	180
化 铁	守护亲情	183
潘国本	探母	186
郭馨允	在那个非常年代	189
彭 波	父亲是儿登天的梯	200
胡智慧	挺直腰杆	202

盛永明	
	为了逆子204
李梦艺	
	父影追梦206
杨桂松	
	盖房209
飞 天	
	改嫁212
震 文	
	跪拜母亲214
张斗海	
	回家217
高 梁	
	看电影220
王 锐	
	一生专制的父亲222
程多宝	
	桐子花桐子雨224
袁传伟	
	执教鞭的父亲227
孙德明	
	杏花雨230
郭 盖	
	一念之差232

苗 军	走黄河途中的团圆年	238
钟 锐	心有千千结	240
程 旻	红皮鸡蛋	242
孔 屏	生命的长度	244
乔 平	刀子嘴豆腐心	246
斗 海	鞋的故事	249
梁晓声	小人书	252
李 玲	百年风雨	255
刘兰生	纯金的腊梅花	265
焦 波	后记	270

从上甘岭走来的画家

范 春 歌

父亲是个画家，他经常在家里的画室支起油画架搞创作，而且画的大都是巨幅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画面之大，使得他常常还要踩在木工梯上才能工作。这些史诗般的作品先进入各种画展，后来又进入博物馆。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悬挂的那幅《英雄阵地上甘岭》，就是我父亲创作的；而我，他所有作品的第一位观众，当然也是这幅画的第一位观众。

父亲的这些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画幅影响了我一生，他的风格也影响了我一生。

当巨大的油画布展开在室内，我常常联想起舞台上垂降的巨幅布景。记得有一幅应湖北博物馆之邀创作的万里长城的油画完成装框后，竟发现无法抬出画室，最后将门框锯掉，才运出门。在父亲笔下，画中人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几乎同样大小，画中的森林仿佛就是岭间的森林，随着画面的转换，我一会儿置身于抗日战争的青纱帐，一会儿出现在淮海战役的宏大战场，一会儿又进入上甘岭硝烟弥漫的坑道。还是孩子的我一度“不屑”和窗外跳皮筋的女孩、傻呵呵地玩着官兵捉强盗的男孩为伍，而长时间地沉浸在父亲创造的这个世界里，为那些宁死不倒下的英雄所震撼。

父母都是从战争年代走出的红色艺术家。可能是受苏联卫国战争油画题材的影响，我们的军队也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画家，我

的父母都是从各自的部队穿着军装走进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父亲还没完成学业，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他换上志愿军服，背着画架，随队伍走过了鸭绿江；他分在第十五军，不久这个军以一场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闻名。

作为一个以画笔为武器的军队艺术家，他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的惨烈：鲜血如注，朝夕相处的人在身边麦草般成片倒下。父亲对战争并不陌生，这之前他经历过人海战术的淮海战役，百万雄师冒着对岸机关枪疯狂的火舌扬帆挺进的渡江战役。而这次他经历的战争，是一个基本上由中国农民组成的军队与世界上最骄横跋扈的富国军队之间的抗衡。

朝鲜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而告终结。

至今，在家里的墙上一直悬挂着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的一张黑白照片，他夹着一只大画夹，神色严峻地站在一片仍在燃烧的焦土上，军棉袄却很随意地敞开着。这就是作为艺术家又是军人的父亲，融英雄和浪漫为一身。那时我还没有出世。这也是我所见到父亲惟一的敞开军衣的形象。

我一向很崇敬父亲，但有一次这种崇敬动摇了。那是一年的暑假，我和军区大院的一帮孩子玩耍，一个孩子的亲戚问我是谁家的，父亲干什么，那个孩子笑道，她爸爸是画画的。那个大人很奇怪，解放军里还有专门画画的？一个稍大的孩子又笑，“还有做饭的呢”，并指着另外一个孩子说，他爸爸就是司务长。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大声辩驳，我父亲有枪。那些孩子纷纷揭发：“我们去过她家的画室，她爸爸的那些枪都是假的，画画用的。”我知道人家说的都是实话，父亲在创作时经常要临摹不同战争年代的武器，它们大多是从军区文工团里借来的；但这种实话让我很痛苦，因为经历过战争的父亲在旁人眼里仍不是一位纯粹的军人。尽管父亲创作了那么多军事题材的作品，但在其他军人眼里，画家仍

是成天泼墨描绘花花草草的赋闲职业。

父亲从来没有这样看自己，在我眼里，他不仅是个真正的军人，而且是个典型的军人。平日，父亲没有所谓落拓不羁的艺术家之风，若着军衣，风纪扣永远扣得严严实实，腰板挺直，皮鞋纤尘不染，好像每天都要去参加阅兵式；他叠的铺盖和营房里的士兵一样规整。父亲最不容忍我佝腰驼背地走路，因为我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身高，比同龄人都要高出一大截，那时，身高很容易遭到同伴的耻笑，我只好驼背屈就。记得父亲曾向我后背猛击一掌，“军人的孩子怎么能这样萎靡不振！哪有点英雄气质？”后来别人说我走路很像父亲，我很是得意。

过了很多年，崇尚艺术似乎成为时尚，父亲的资深画家身份在军队属凤毛麟角，来求画的人趋之若鹜。绘制油画是非常费时的，送那些端刀拿枪的作品不合时宜，画山水油画相当费工夫，于是父亲也试着挥毫画点荷花、金鱼之类的水墨画送人。专攻油画和版画的父亲画起那些山水国画，倒也风格别具，求到画的人如获至宝，父亲也落得自在轻松。

其实父亲除了创作那些壮怀激烈的军事题材油画，也十分喜爱风景油画。每到休息日，他和母亲总是带上我和妹妹去公园或郊外写生。他们在森林中支起油画架，金黄的秋叶在他们的身边飘舞，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的父亲更懂得欣赏自然的宁静和美丽。我常在一旁凝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父亲，他没有穿戎装，而是着一件咖啡色细格呢服，身材挺拔，头戴一顶黑色的宽檐呢帽，尤如俄罗斯风景画家笔下的人物。看着他，你不会想到平日他和军人一样听着军区大院的军号起床，在军号中就餐，又在军号中迎来夜深。他是一生都生活在军队的人。

这时候我不知道军人、画家，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父亲。我想，或许这两者在他身上获得和谐的统一。



父亲是一位师职干部，因为特殊的身份，他不像其他军队干部一样带兵，但他经常带着心爱的画架下连队体验生活。那时照相机还不普及，父亲常常为没有机会照相的战士画肖像画，好让他们捎回家。

有一次父亲到河南红旗渠体验生活，拍了不少当地农民的照片，回到家里，他将这些照片精心地冲洗放大，然后给他们寄去。这些贫困山区的农民还从来没有拍过这样好这样大的照片，很是感激，事后，他们给我父亲寄来一包沉甸甸的山核桃。接到这包礼物，父亲很过意不去，见我和妹妹高兴地嘎巴响吃核桃，父亲沉重地说，这些核桃如果拿到集市上卖，他们还可以换点油盐钱哪。为了决定是否把核桃退回去，父亲和母亲商议了好半天，担心伤了朴实的农民兄弟的心，后来决定给他们寄一大袋水果糖作为回报。那个年代，水果糖很稀罕，我觉得这样做真不合算，父亲严肃地对我说，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的农民，且不说五谷杂粮是他们种的，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为咱们军队还豁出了命。

又过了好些年，我们意外地接到红旗渠一位农民的信，信上说我父亲当年给他爸拍摄放大的照片因一场大雨浸坏了，最近他的父亲去世，家里人想挂张照片作遗像，不知还能否放一张。

这时候，父亲已经重病在床，听说这事很着急，叮嘱我母亲找到那张底片请人又精放了好几张，连同底片一起寄给了他。父亲放心地说，这样老农民的几个孩子都能有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作纪念了。

1985年，父亲因病要动手术，医生明确地说，如果手术不成功，很有可能半身瘫痪。全家闻如晴天霹雳，但几度权衡后，还是决定手术以争取生命的时间。父亲在手术单上签字后，便没日没夜地画画。我们都竭力劝阻他，他说很多朋友索画，都答应过的，因为治病拖得太久了，如果手术有什么意外，就再也画不成